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三

庚集

官職門

路官

總管府

唐書中未府尹知州事並同刺史亦有
通用者今又別為一類覽者自詳之

總管府

州牧

書列有疾伯

郡守

通典其郡秩二千石

州長

州長

州長

州長

府公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疾伯

凡典以先之
宣帝拜襲遂
奏曰治亂人
宜茂清白後
循良吏帝宣
節高車蓋節
德化人政尚
不忍散人政
不西有素宜
我前道房為
苦食大驚咸
肉吏歲餘石
關內歲餘石
東海大守石
一海朱邑皆
魚符武德元
符竹使符國
至郡合符二
合乃所受之
麟莠之曰公
為公別造

在東一方
方無疾其
固欲安之
耳遂

清白後出
伯南寺
佳林
忠信慈惠
茂勳

治尚和易
田况知成
以

政尚嚴明
鄭丙知越
州以寬服
民吾匪用
益者以

以神明稱
傍身其肉
及還霸勞
之日甚

以清淨治
其民之好
歲餘東海

石二千
漢宣帝
我共聖其
旌良二千
石政平

集旗熊
記室新書
飛

銅虎
文時都

竹以代左魚後官洋所奏當出給統潯州湖而一隻及民雷

右驂一隻在本州率新降請領右驂天子六馬左右驂公卿驂馬而已加驂

中二千石則朱轡皆皂蓋二千石太守驂公卿驂馬而已加驂

故以五馬為朱轡皆皂蓋二千石太守驂公卿驂馬而已加驂

行春大旱車致兩白方道諸侯也鹿交轂驂陽太守

望國賀日開三公車蓋畫作庭明府必為辛相鵲

致治有惠民政代去支民一聖願延年五君諫五寫

胡出守五袴乃廉范蜀郡太守先時蜀郡火民安昔竹馬來迎郭倪字細侯廉叔度何暮不禁

無濡今竹馬來迎郭倪字細侯廉叔度何暮不禁

道蒲鞭示辱有過但用太守溫仁多戀吏人黃堂守所居

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段也有脚陽春宋景愛民郵物

何武去思游為京州守居無願借冠君後為頴川

守改為執金吾從上過頴川百姓秦官為郡罷侯置封分

天下為二十六郡漢景帝中元二年支名太守夢刀得州晉王濬懸於則屋梁上

帝中元二年支名太守夢刀得州晉王濬懸於則屋梁上

頭又益一刀者明有亮於上州乎果然萬物吐氣詩

字又益一刀者明有亮於上州乎果然萬物吐氣詩

大中大夫薛常也君世守此州乎果然萬物吐氣詩

日山中行天子分憂之地得結華十數公落更漏分

元崇香陵行天子分憂之地得結華十數公落更漏分

參錨天下為邦伯及燈香通夕燕坐郡樓名伏辜皆謂

明歷二一寢室中及燈香通夕燕坐郡樓名伏辜皆謂

公為賣劍買牛本葱一畦莊三畝竟五兼五曰薛人好帶

補明賣劍買牛本葱一畦莊三畝竟五兼五曰薛人好帶

賈捐曰何如帶牛風讀教務農桑芳鄉信高蘇隊以

始若頃碎其政米益惟羅精力行已桑麥歌陽太守胡

猶田十秀兩致服公為政祭不可支無陳公堤堯佐河決

滑州公秀兩致服公為政祭不可支無陳公堤堯佐河決

滑州公秀兩致服公為政祭不可支無陳公堤堯佐河決

而民石官百里得水患既去發倉先賑而後奏李允則

會歲飢故官百里得水患既去發倉先賑而後奏李允則

家貧為質乃得麥粟饑樂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請安旣使

清留使若以任增米價清賦公什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向紹言嘉獎任增米價清賦公什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曾米積公每傍浙路賤民無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

米商輒湊詣越米價賤民無饑死者是發財以惠貧者
吳中饑范文正發民饑民無饑死者是發財以惠貧者

日役千夫盜司勃杭州不血荒政博遊無節公乃自修所
以復千夫盜司勃杭州不血荒政博遊無節公乃自修所

抗流民以家貨先之題公什吳越大飢公發粟勸分而
不流民以家貨先之題公什吳越大飢公發粟勸分而

得禁死者得葬下外脩城使推廣義役范成大知州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不怨推廣義役范成大知州

日吾聞東謝縣有率餉勃役者爾與之麟圖无朋乎乃
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置田釋惠義之家掌其事諸

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乃許自第各次有可勿預數月
同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二十年皆邑爭歲

之蜀郡興學校文翁為立一校太守史季成都市由是天下
也常山修學後漢伏恭為立一校太守史季成都市由是天下

張詠守益州時季校相替公祭郡人張及李暎張陸者皆
有季行遂延樊加孔校勉就季後三人悉登第陸美信於

是郡川季者知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勸文風日振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勸文風日振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勸文風日振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勸文風日振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勸文風日振移病不聽事由延壽傷之曰備任為郡表

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邵父杜母邵信臣字翁鼎

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曾二萬頃吏人觀變焉曰

父後有天下長者文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前有

公杜正獻公衡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

曰今我公也出詩愛民王十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

云九重天子一粟令尹宜厲則惡心犯法減半范仲

守齊兩司里院囚繫常多暑君取盜切而督憤者公曰

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

為惡不發在位者不致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教是歲

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教是歲

一者一舊官逋悉輸陳公妾知常州召環將行闕公

歲之未賞清可隣而力畏四知夜半震為未乘太守昌

不足者知以之知我知是謂四清畏人知胡威父所為

天如神知知也知我知是謂四清畏人知胡威父所為

知何無人知也知我知是謂四清畏人知胡威父所為

省及告帛賜第一匹為裝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

曰臣父一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之不及父遠矣

不發其書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

為尚書乃載米來食

鄧攸吳郡太守不受厚饋云郡數千人脫始進

不得鳴天

鼓辭鳴天少停夜中消去人我曰死如打五伯物無取

長史終身無獨物

吾父遺子終不致焚饋魚不食

後援世績出人

前魚示不可干以私京師饋遺分送

吾之語曰

有閭籍包老饋遺分送九江

置節亭

有客并周給流落不能自存者一龜一鶴

任成都勞

詩曰馬精路行來窮也上蒼頑執事張

公裕送以

遺為端州守夔州真現前守

水精燈籠

張中庸知洋州漢陽大治後

置屏間自抱

鬼伏下參思其酸意曰水者發吾清池

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鬼當戶欲看記惡碑

獨刺血

率如行之

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借時謂之

政至悉其地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

公至悉其地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

會不不知也稱爲神明劉政治長安大性

短長救犯法至走流陝中藉呼

之窮治律伏罪長安中藉呼

人守本郡一履法一有詩曰直百

之自是親請禁約內臣韓望知成郡異時

舊屏息爲惠公奏一州郡迎悅其意有所

之內侍省署爲令每行必中韓望知成郡

公到部家蔬食爲民祈禱既而雨

震遂有秋莫不奉手加額一爲

乃長者之言是鶴取石前告有所

令其官隨往鶴集一大鶴上誌麟則有

去珠復還孟孟合

太守

太守

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從交趾瑞之不奏余崇龜守九江所

蜀人慶來安集復以公知益州長於

父田而細後一騰我赤子父再為州魏相再為河內安

李安陶侃再為荆州寇愾富貴歸故鄉守上謂買臣曰

不衣常夜行德書賜金宣帝時二十石有治效厥以

缺則更者手札賜方國

成文勤約之河東股肱郡

心郡後漢韓崇為

拜郭後漢韓崇為

城不遠河間千里故京師并豫備出

召還領相想見之會道中使既於山東因令

向公安否既而父子相代

終歲乘板至元資所創

號萬石君石君每德政

四子皆二千大馮小馮

石君一君兄弟對峙四因簡明野王相以民報政而去

德民政如魯備德化鈞周公康叔二君恐報政而去

向子志守衡州官僚南於野士卒整於五商黃集於市綠

南畝者准一孟嘗為合南太守當不天子何為不以

我乎吏人攀車請余得進乃附商人船夜去擁馬

截鞞道不使去使馬政澄皆戴而留之攀鞍自鞍字君

房為臨淮太守被讞百選受大錢多按劉龍為會稽太守

為將作盜山陰五六老人持百錢以送龍曰自朔下車

吾政何能及公言耶民曉屠伯嚴延年河南太守自扶徒龍曰

為囚一大錢受之延年曰幸備獄守不肆意遊越

聞仁爰教化頭多殺人豈為民父母食步不肆意遊越

君戴羅友家貧一於相溫曰臣作中露見一屨柳榆曰

君我立祠德及卒人為一罰市一羊枯平人出為共哭

陽生祠 王堂為巴郡太守 吏民為立

刺史

刺史

藩刺 胡文恭行 魏元 國損 杜甫 元使君 春 開府 詩 朝 築 專 城 古 詩 四 十 刺 舉 曲 阜 刺 送 表 察 訪 先 象

州刺 吏 兼 朝 築 專 城 古 詩 四 十 刺 舉 曲 阜 刺 送 表 察 訪 先 象

清 不 該 謂 彼 不 曉 吾 言 耶 必 責 者 當 以 大 吏 不 可 象 先 曰 人

退 政 聲 流 聞 矣 館 滌 州 刺 史 始 加 武 人 領 始 大 吏 備 而

安 禮 教 大 行 以 須 半 十 為 家 刺 史 不 專 任 吏 常 六 合 宅 生

張 九 齡 言 一 之 雅 份 澤 故 辨 至 一 一 任 為 斥 逐 之 地 百

姓 須 德 廉 平 一 州 刺 史 政 守 之 任 為 斥 逐 之 地 百

下 必 刺 史 謹 宣 而 一 州 刺 史 政 守 之 任 為 斥 逐 之 地 百

既 至 以 禮 法 治 下 一 州 刺 史 政 守 之 任 為 斥 逐 之 地 百

車 敗 亂 轉 相 推 越 而 建 頌 頌 以 安 襄 往 賈 宗 異 州 刺 史 傳

反 垂 日 襄 以 自 危 襄 乎 有 姓 聞 之 震 慄 賜 車 蓋 黃 霸 為

史三十一歲宣帝下詔漢初置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三人持高三尺漢初置漢元帝封五年初置刺史十

一人刺史六百石成帝安和元武元更各拔哀帝建于六年復

二一人各事澄其源陸象先肅州刺史嘗曰天下本无事庸

主吏民撫字心勞請貴州刺史功第城不自書曰

廉之政撫字心勞請貴州刺史功第城不自書曰

以開吏史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營馳入渴城曰

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關門宴館外持命判官

傳書介若以貢示知者何也州刺史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

民免百姓所負稅元結道州刺史初西京雀居人以勝

字免百姓所負稅元結道州刺史初西京雀居人以勝

百州冠盜不言臣州為職去黃州屋宅四千諸使州發符珠二

及州冠盜不言臣州為職去黃州屋宅四千諸使州發符珠二

為民營給田免租流亡希者不餘縱民就田乃歲通

紅民好地修守具仁靜仁在遠何自發民惡史厝極至

引去縱民歸斂柔城暉曰金賜非粟才守宜有牽農風事

引去縱民歸斂柔城暉曰金賜非粟才守宜有牽農風事

引去縱民歸斂柔城暉曰金賜非粟才守宜有牽農風事

也隍哉
一 道濬既田
孟簡常州刺史有孟濬父於濶

金贖人為隸
一 韓愈改袁州刺史表人父男為親過期不

紫贖人為隸
一 因大起學校
李西均常州刺史

母七禁其
一 大起學校
李西均常州刺史

與約禁其
一 大起學校
李西均常州刺史

禮登封贊皇縣男
一 勤以治為貢舉舍
李景駿房州刺史

行進封贊皇縣男
一 勤以治為貢舉舍
李景駿房州刺史

無盜道作侍舍羅祠房無名者
一 犯令者縱舍
刺史政清

簡流氏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又首有
一 刺史政清

時法外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又首有
一 刺史政清

之滋行青老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日吾不取易表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史累持魯郡善果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當理則於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不迎妻然燭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蘇章字儒文異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

奸乃宰酒飲宴教勸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章曰今日熱儒文與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真州刺史越王白賊支黨餘二千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州刺史越王白賊支黨餘二千
一 盜賊或哀其窮出將為濟所亡
善果年十

活汝邪囚相與哭碑下齋三見碑墮淚州刺史常嘗嶺山

及社莫不感感號為父母育我田使君撰精誠方上天

大至毅送登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撰精誠方上天

嶺中田政兩方山出雲倉廩實方孔義中須公常在方不

貧以賙抵死夷州刺史陽曙言刺史蘇令異諸吏為人父母

通辱所磨今使裸躬受答事太李嶠請選臺閣賢者立同

平章事時一唐宋景曰今朝廷重內極外每除牧守皆

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揚再思尋悉補外九齡請科定其資

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蜀發治之本莫不重守令

宜利定其資凡不悉郡會判史送有善政不得任

臺即給舍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勤未治也

淳

治中

別駕

長史

通判

通守

郡丞素置一州佐隄無咎貴子瞻詩天教仁政

貳藩白集一有職監州竹但憂無蟹有端察劉賢

長史制百曆受命之歸後陟上佐戰源別駕長史司別

駕行部別乘一乘侍車故謂一倅車戰源王之通判

太守之副禮書長驥龍守未男令不治免官曾肅道先主

足耳乃以爲常治中其題輿別駕不就察河州陳陳子

生不復更侍番起泥軾黃霸爲刺史忽賜車蓋高一算望

視戰後投傳而去同宣教化給事滿放散曰別駕古法中

白集自江州乘迎同宣教化給事滿放散曰別駕古法中

快六百人吏兼副戰之名參校政事上校行馬向制半刺

造恒以人吏兼副戰之名參校政事上校行馬向制半刺

今以名郡其相助使君羽翼明文云州民別駕者

郡治股肱晉王基鸞劉毅於公府曰製生曰僑士平陽朱

綾銀章李白送弟鄒陽黃綬銅印視通直一泉冠

皂衣扶六百石風月平分近廖自從添个一唱終須扣還吹

嘸送上沉復有在灑播即州詩外臺從事爲治中

鑿

廢吏才不常扣罽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荆州別擢源為
治中別等勳校曰不遇明公荆州一馬耳
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尚伎常
於竊設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爾焉
章和溫諸州博別駕溫常集僚屬問罪
性柯如人特有答者曰可謂一別駕之功為徐州
別駕以殷肱之起糾合義州竟寧人歌曰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一尚一司馬韋抱貞
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敢在治
之而已不必刑威以立倉賤合張須陘為齊郡丞為咸
威乎卒不從而蜀北開倉賤合張須陘為齊郡丞為咸
詔勅不可擅與頂也曰吾若以此覆罪死無所恨先開
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曰王梅舒州歲旱假刺史開廩
民即自効之所至廉介每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
元宗赦之希易他境背按部宿民家燈炷左右無敢出入
所須皆無希易他境背按部宿民家燈炷左右無敢出入
隋趙執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最認故入朝
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一盃一轉受而飲
之水尋燈意劉隨成府通判嚴明督厲風俗高士廉益
長史相假錢王廉為詔條教辨告一皆去望舍投鉅庸之昆
弟不相假錢王廉為詔條教辨告一皆去望舍投鉅庸之昆

引諸生滿校經 軍吏畏肅 宋王濟 濟州牧守多熱言武臣

然暴不法夜或焚民居為盜濟部北士殺十潛性純同果

得教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嘉都校孫廷使

酒无賴歐折人齒濟不俟奏技春 高麗易書 杭州

送闕下 貢使者驛勞發物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日高麗於本

朝稱臣而不崇正朔吾安敢受使者 史許承老病辭督郵白

之重聽何傷 積善為頌川太守長史許承老尚能拜起迎送

頗幸无失賢者意 濟之以寬 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

裁論為之不究 拜星不可去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唐有

夫之恂曰擲去屏星毀國清儀 與知州抗 宋王質字子野

宗曰數爭事宗曰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曰省視因言既有盜

事有當爭事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曰省視因言既有盜

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曰大

而餘悉釋出之 我是監郡 故嘗與知州爭事每云

補列郡人問所發何罪 昆少卿家出抗人也嘗解常求

雄飛後漢趙溫為京兆郡丞或曰大丈夫當一有台輔器

宋趙昌言安能繼伏遂奔官去後官至三公清論終日裴柳乃官

州昌言謂其不竟從引格天時大熱岸憤嘯詠謝突桓

移宋石亭前下自是引格為別驚岸憤嘯詠謝突桓

安西司馬奕在溫座也從谷山水間鸞認江州刺史守

上不遠觀遊群吏執事不自暇逸推司馬算算可以守

詩酒於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浦百花亭以望石山石瀑

布戶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

府判判佐唐書狄仁傑賓僚以侯伯軍府之要堂在

貳侯模公是行錢藻制參戎律岑參酌奠判官闕

前佐相帳府白集判官擢參贊諫制又策行陸塞上賢送

長孫持御赴判官若人才思關演飛中奇東守收此江

秀氣衝斗崇富清徽官曹止獨守年未備真及皆已轉

使節上霄杜鵬田九判官空明一清一何龍降王

見判官之名自天寶後有本州自薛季為模取官宋太平

善大夫十五負充諸州節度州西制察使李

判官是許為兼有李品幕府盛選鈞虛心下士

鐵柄筠管異帶事多咨之飛書走檄李安西幕府多才

裘明積雪三教公秀衣貂不羈之才裴度東都留守

修程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皇甫提為判官度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

也冰雪聰明三軍勢一爭雷霆走驚說幕府撥諫

官胡廷氣橫九州杜送常評事充判官子細務盡心宋明

生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則多忌先生事之甚恭荒庫

獄皆王佐才崔造求泰中去博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

西觀察使季紗籠中人張建封鎮徐州奏太子審為判官

李判官至僧降惜迎謂張公曰判官是

司以少諸讚之恐為異
物所覆滿後果為相

入幕之賓

謝安王坦之

謝安王坦之詣桓溫論事溫令郝起

可謂矣

西山爽氣

王坦之曰此當州料理初不若直高視

以手版拄頤曰

蓮幕

王儉用使果之為儉將軍長史蕭

景行泛舟水芙蓉

何其麗也

時人以儉府為蓮幕

劉禹錫送陸侍御歸淮南幕

歸路美

容府為蓮幕

參佐賓筵

劉三復長於章奏

李德裕奇待之鎮浙西及

用兵忽入之制置而蜀

其

武曩多士

時武昌号

上客

宋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

風雲入壯懷

韓送石洪赴河陽幕

詩忽騎將軍馬自從軍

樂韓縣城夜會李正封

句古云

一談笑青油幕幕

下冰壺

客此日望塵心

文地臺中妙冰壺

雅旨

推官

佳士揚誠齋送王節推滬融州異拜

官詩先生鍾喬德大府見詳佐賓模

能過手先誰事逢人有見詳佐賓模

替察廉白居易刻句憂事精審見下

聲聞益遠委以府政濶字公為南京留守

之曰子俗處事精審一咨以府事始至帥安軍節度

經閱范則某不復省矣李河重易一字而輕數人兩使置

不易公正色曰節下奈河重易一字而輕數人兩使置

之命乎嬰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以悉以咨之

長與二年詔有使判官餘州亦置惟判官各一人

堅正官退之知武學張建封為推言行剛直

常推其友劉錡佐以職事爭辨陳希密立公密為守

論如劫至千兩二竟不能奪自亦公所書擬望而許之

疑讞免死皆以焉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救後不造皆不死遂以爲御史裏行劉攀字幸老正

瑯琊除監閣校勘擢自幕職宋錢宣有公若水爲同州推

和之未幾太祖聞之繫如進密副使宰相才致政居洛真

宗祀汾陰幸其宅問卿者子也遂至大用有直宰相器忠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肯有王博

汗血馬東坡次韻孔文仲莊官詩模職補閱死唐子西

官詩今作効鼠吏於里誠未嚴怒草三千積馳騁本九

里問今何所朱絲琴東坡送俞節推詩吳巨君子

若馳峻坂清如朱絲琴今東坡送俞節推詩吳巨君子

司獄

今以前司理之職是也

折獄

宋廣平集陽州司掠囚諸州司理參軍皆止

司獄

折獄司理勅詔選強明天寶七年以司理參軍皆止

充代罷較太平與國詔司理專於推鞠研覈實充在得

録事

糾職用禮功曹白六帖置原府典簿書白帖掌符
印列禮糾察詳吏
紀綱大府高集
管轄外臺

録事

教不任職國罪唐子西送故人楮州司理寺獄市曹參以
者選官代日真勿擾使市所業棘易寬于折揚被周
以并容懷之奸人何所寄業棘易寬于折揚被周
通王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事孫老以詩記其
從其爭空效之紛昇記其終官小累擢家囚得不死
居客窮生為南安軍司理獄徒有因法不渚死判畢皮王遠欲
深浴之先性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婦取告身委而去之
日如也達悟可仕乎殺人以獨入吾不與太守爭是非范文
為德軍司理日抱獄且賢先生寫之
為一馬歸必誚往復獄論之說于屏上此去盛怒臨之公不
上馬歸必誚往復獄論之說于屏上此去盛怒臨之公不
徒步而歸馬治獄得情自盜死邑具獄止於郡公明其
竟狀守將謂曰勿察獄當得賞告曰具獄止於郡公明其
人以為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騰公甫力薦之

糾繩大郡總錄按曹平宝司徒廣錄事參軍之六曹之表

白六帖林其戰則事李績成非其才一府之望相武主簿

既承籍有美善一郡北闕表則一府之望相武主簿

注能名錄參制任參都汝南范孟博後安宗奇為南陽太

歌曰南陽宗資主畫諾來特設榻徐幹字德子時陳蕃為太

不接高客揮一唐顏泉卿為魏州錄事意與天通嚴正為益

王振舉綱目唐顏泉卿為魏州錄事意與天通嚴正為益

州錄事逆折州房司馬之政務第一錄事同寮有詩人張

崖在蜀有錄事老病廢事公貴之日胡不歸哉明日錄事

公驚謝之曰吾過矣秋光都似舊情清山色不歸秋明日錄事

事一以委之乃容吟曰侍我以此公曰喜得交矣郡政無雙

盜雲江關西望第

路學教授

州教同

教授

郡文學

州博士

光武間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受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問曰為

黃經

知儒冠

有文六典即魏晉以下郡國其自仲王教授啓

尊官冷

杜廣又志

先生非俗儒東坡詩泮宮夫子出新貫

坡和頌

教授剛問頭

寒醜杜戲鄭慶貞文到官舍與李與室

才各四十年

坐客乞酒

紅帳吳希茂質文宋芹亭詩也

映紗

國入矜式

孟子齊王曰我欲中國而後孟子室養弟

學者法度

李中訓齊

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李公常府

宋人以文

李有聲各於場

杏壇莊子孔子游于緇之林

屋朝廷者

多其所教也

李壇先生履教後時尚詞賦獨

歌鼓琴

弟子數千

計安定胡先生履教後時尚詞賦獨

湖李以經義

及特務故有

孤義齋治事齋經義齋釋疏通

有器者居之

治事齋者人各治

一事又兼一事如處所

水科之類故天下謂之李多秀彥其出而英壯辭生也

高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先二弟子皆賢才王荆公

詩云先生天下家際則得應黃傳天所開云之先收先生

請梁捕與後行鄉飲禮節孝徐先生藹字仲車為楚州守

李行其家巷老皆皮與飲又著文勸訓說忠孝胡文

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津物凡所一明一十之大帶罷

官僚積錢行于諸宮呼奈獄以俟而交代龍山楊公時具

胡匪留公耕采蕭然引鶴徐舟置語薦為徐州教畧陳師

孟案向清坐談論不流日暮云暮也一室詩有向來一瓣香

道字先已古文孝管子固嘗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

敬為曾南豐之句奇之沉若中一干胡一

樂語不為重姓仁首獎一解一純仁日翰林李士亦

作此浩日翰林李士則可祭不得撰書啓之類臣寮信見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潮之簡情雜語一魚日不兼他職

任教後辦辛業事以副性下責任師儒之意

力得餘辦辛業事以副性下責任師儒之意

聖與二十六年忍諸州諸生避席劉克莊送方子給提

教授立一許差川太守提升車未筆禮批

道自舌一詩差川太守提升車未筆禮批

卷青閃細看書炭屏重文隸行矣召履徐

書院

宋初止有西書院曰白鹿湖曰嵩山

宗廉東湖延平和平安定紫陽建安考亭武夷等處今於四書院特詳以著荆湘之意云

白鹿通經者領洞事宋長編李勣寺尼陟且意此

教授

所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時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稟給之還太宗

講論白鹿國庠者生李者大集乃賜國子監九經李善道

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李者大集乃勸儒業崇鄉校太宗與國五

亦云當時亦謂之洞主掌其教授江南李者大集乃勸儒業崇鄉校太宗與國五

並以講孝考業因有是命所以勸儒業崇鄉校太宗與國五

賜書五年李允來為請于朝因得賜書崇鄉校太宗與國五

司式以行義者詳符八年召見校毀拜國子主簿使掃教

殿始設因循名賜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名尚天下

睢陽以府官提舉額戚同文有二子皆領自出家財即司

文舊居建李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召明經孫者

講習本府以問故有是命并賜額令本府職事官提李

嵩陽大著之禍李者尚寡儒先性依山林向曠之地以

講換多至數十百人
是洞為一
天下所謂四書院者
是也
石鼓宮元初開
於

勳生尹厚字度明以各陽路遂居涪陵
後蔡侍即抗建祠而講明先天之學
五峯宏字仁一
文

京師又從疾師聖于刑門書院在寧鄉縣延平文靖公
剛守陳必建祠紫陽在徽州考亭即倉洲精舍舊有竹
吳松監軍奏朱文公善著述大明孔道畫特賜觀酒書院

公之贈有從祀大成之說於仲于宸畫特賜觀酒書院
四字并臣授之喜曾孫宏編於書室刻武夷朱文公建精
之岩石庶千乃出之下齊四書院之名武夷朱文公建精

隱拜之下有詩建安去建城五里郡守王基建斯文堂
吉記文公有詩建安去建城五里郡守王基建斯文堂
請勅象山信州貴溪相對祠陸人書院在烏湖西南十五

里昔有陸氏居山傍畜鵝成羣因鵝澤書院任婺州城南
名澤院初年鵝庵象山曾申於此鵝澤書院呂東萊
青院在潭州臨湘門指乃南軒講學之地題扁筆勢豪

助築紫微平生得意書也其間鵝池以進忠澤之水
湖內乃柳堤畔涵山此軍鷺洲在吉州乃怪請勅額

庚集十二卷終

庚集十二卷終

庚集十二卷終

庚集十二卷終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四

集

○官職門

縣官

事實

縣尹

邑長記極曰子羔曰以古勇白集行華同憲制令
吏有君臣之義於於斯邑宰見千室之長官披詩此山

道南都新書千室之宰使為邑可百里之才

事見府百城之表至百金縣曹治長官深外

判居我若斯知千石之迂召見於前令上縣有能迂為

大縣令大縣有領川四長治有異績治

能比為二千石治有異績治

繼拱林憲長治有異績治

吏有能名

內佐有

才為

山英令

承流

宣化

之師

帥所以

民

以

民

也布政宣風

白帖

一州

神君

愛之

為隆

廟

今縣

民

以

民

為健令

齊臣

盜賊

元中

為益

亭今

歷

泉

時

共

寺

慈君

北涼

張

為和

帝

令

百姓

信

父

維

民

曰天降神明

君作

我

慈

郎

官

出

宰

王

為

子

賜錢十不帝

謂

群

臣

曰

清

望

選

用

律

下

九五品以

官

士

高

其

行

信

化

人

大

一

曾更懷其恩

入有

言

亭

長

受

米

肉

者

皆

以

其訓

父

治

亞

里

期

戴

至

出

戴

星

而使我任

子

任

力

製

錦

愛

人

以

政

自

而使我多

子

有

美

籍

垂

簾

約

繫

以

為

宋世為山

務

簡

飛

鳥

怪

來

數

令

大

史

雙見一來於是張羅守女歌子之武城則一保障

乃所賜尚書慶也子歌之聲見陽貨篇

戶數後晉伯文趙一為安縣平一平曰一故驛頓其植

花一人在為河陽令一桃李種一遺著彰澤令門一五一即

宗蕭里小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緋衣銀魚令夜乘馬武山

宗蕭里小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緋衣銀魚令夜乘馬武山

無大吠村野詩兩後有人耕綠有鷺翔縣令王車為重泉

餘日周縣正秋時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

皆秦官掌治其縣万户以上五令城万户為邑邑壯難治

可以治強愛而忍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進

矣強弱撫何所履斤元方曰穆家君在六台表近林之

以三惠晉孫楚深令縣疾頌曰於穆君疾英才宣朗吉之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擬推疾平之九此一丁如何勿思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疾昇之我有田疇推疾關之古人謹聞鼓知美政延賓押

兵邊金陵張志定為守因問曰天使必路來要管見好官
負不廷賞曰昨過表州見萍鄉邑宰張某者魚不識之
知其為好官貪中自入縣荒僻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鄉
野無青樓及至邑則塵障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鄉
中聞而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希酒固善矣天
使亦好官貪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酒後為發遣使延賞亦
閣門祇侍
皆號良吏
山陰政績
立侍學為一
令其有聲稱自生
子以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
更定戶籍
籍南戶涉
皆無法良公至海因治詭夢
召卿老
何不自言相頌而察無
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禁人殺子
名賈子女名賈女
其貴多不養之
公事決遣無留
心服老
息聽命邑以大治
林豹之為
仁也於是以其為郡公引
曰

綽築堤衝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商海漕日湖水皆至城

於朔清十里海於三州之界以民一制廷從之

為以化念事堂復事秀心手至今享其利

性為代民挽絳

惟令不事可任其勞

茶利詔下所在母得照易子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

後景於民平亦不使罪爾曹

竟閣認湖察使素咨之不勤

拔奈植祭

一

老來須向李多病喜平乘於正歲因者若來留

且新之口小童子弟啜米就多於是從之翁然邑人有所

相教長馬行者如遇有小李則下以觀童子有詩云

今請聖聖子仲升也賈三不欺傳曰子云治民不忍欺

西... 民相戒無訟

民相告易 遷教 周... 先生行狀 先生初任洪州分寧

善政焉 歌于為子 元宗在東都 命大惟以得罪先生為羞 實以

歌也 帝與之曰 資人之言 治一以恩信 巴東舉其

里姓各揭縣門 而百姓爭赴之 元管者 陳人倫孝行後

元不孝竟曰 吾近聞元丹落 望與研 以時此非惡人 是

元不孝竟未至耳 乃親到其家 去母子 勉因 一 元生

在 我母 我 些 案 甫 所 子 母 感 悟 今 有 母 子 相 慈 者

景 陵 曰 令 少 亦 不 常 自 高 亦 有 親 而 忘 孝 服 教 之 不 宜

請 自 孝 義 卷 老 事 上 之 義 張 漢 淵 先 生 聖 而 令 以 厚 子 俗

年 會 于 庭 跪 為 勤 勞 使 投 巫 於 河 中 西 門 外 為 鄉 人 高

人 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姓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則治為言河上張
 祭惟令女居其中浮之河俗言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此
 豹至則會管屬長父老生河上曰此女不好呼河伯來
 視之類大巫極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拘巫姬投河中豹曰
 巫姬不能白主始二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等筆向
 河立良久曰極二老不來奈何使使廷累父象長其之皆
 叩頭流血久之皆罷去報之惜牛斷悔長從人牛不認
 吏民大驚或自後不復敢言借牛斷悔長從人牛不認
 牛士訟之恭勸還牛南三不從豈曰是教化不既中生鹿
 行後解印去氏涕泣留之亭長一乃請獻既中生鹿
 范字史乘有帝時為美完長民歌曰齊焦唐進刀湯歷
 際車呀卦既未嘗以妻子之官不自潤行清愛人笑以
 所乘馬不夫獨只令作一水清玉白領曰明明君侯臨下
 為身如脂膏一能一徒
 辛古且交敵車車流
 有赫克薩有光惠我咫尺乃其
 一則抗其此雲垂其屋君有清愛民有餘思
 國史身身直志康直知光化舉惟畏為谷城
 令人發之曰非光化豐合城一如一如
 為車父室鳩登送之曰治民之術准有鈞道一區夫
 若不食者初出其肉博而厚味子薄白善存若亡若食
 冠蓋交接迎之於道子賤曰地之德不所樂也者至矣

至卑父請老尊翁 盤根錯節題 何少別利器

治民如牧羊 猶是年 以侍忠居惡者 報去母令 敗時上奇

其言試以治 寧食交 語曰 蓋為長安令 以歐嚴 雖時為之

疆項令 義旨為 洛陽令 湖陽公 主家人 殺人宣 統王車 取

不 帝令 察伏 宣以手 奪地不 為與 帝曰 為政簡嚴

官在來 過其 縣者不 敢以鷹 犬犯民 田 鐵船渡海 則賈

再曲此 邑以懲 此等 吏為言 公發 再作 縣令 鐵造

也 耶果 復曲 庸邑 時 縣吏 為庫 吏盜 官分 數六 下 算 耳 此

似 治 福 清 台 為 衛 史 中 承 扣 頭 反 風 較 年 火 失 陵 向 火 一 不

而 致 是 乎 昆 貞 曰 偶 然 可 帝 曰 此 乃 長 者 之 言 也 三 異 後

未 為 中 年 令 李 以 德 化 為 耶 耶 自 有 德 長 不 之 言 也 中 年 向 南

尹 表 少 食 仁 怒 辱 肥 親 在 廉 之 恭 隨 行 丹 陌 俱 在 桑 山 有

雜 說 曰 所 以 夾 者 察 君 之 政 近 回 今 虫 不 肥 竟 一 異 也 化

及鳥動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一獸皆南渡

時多獸每為人善平

視事二日

遺皇不入則光武即位先

訪求成爲太律封即位賦野水橫舟

折草應物一言爲二句野水無人父子並著奇績

度孤舟尽日恭識者知其必大甲

諸侍治影

仲拜爲長州令仲付爲粟水令皆有治禁宰攀重拒輪

湘宗楚客語本道與祭都使母遺

平陵令訓人以充室道去百鵲擁行車

姓一

政去迂潤州司馬發爲百里七民菜公檜

另江渡路

檜於縣

其堂請之

鸞登班髮白宗洲漂零尚爲白

里晉陶情前先生復何人耶

能活才遂就御陽

洪和面當日

百里子家

靜山鳥下聽贈崔秋浦 取意狂阮夜客酒中

為官不夜不扃戶 此何以然貧人宰吾土西河風味

愛外山夫子 呈陸少卿波湖小邑首 胃疾大善因見

心振源舊官 南紀波湖小邑首 胃疾大善因見

河教踈簾曲盤 杜客來所竹風 讀書林詩出宰山水

松竹先生僧俗徒 澤贈盧令 結髮乞米送僕

尹能溪柳野花 許深後濕太平 連洞武裝人縣花

不取舍人 出幸元城如墨 水長將事 稀鄭

拂銅音別後能為 並相思沈水長 將事稀鄭

公招棋侶 何妨作道衣 空庭吏衙宿雨 溫清

得招棋侶 何妨作道衣 空庭吏衙宿雨 溫清

古聽無訟 能持 發子 有人研 不青牛村 方李

旬合鷓鴣 留北林 夕把印 東山詩 人印 綠硯 塵林

有病 見客 印帶 蘇浪 謝李 洪寺 琴彈 終自 得古 德政 吾師 盛古

贈趙顯子詩賢過孫村是一不重九鋒穎

一心惟孝慈家貧惟客分髮白為民創由刻山石令人

去後春風滿城花黃山谷詩桃李金為高山石令人

恩高官閑民吏稀霜密柳疎庭日多鳥下人語雜陶潛一

縣令東坡詩一項五十歲種林作酒不睡筋一出小破放橋文

公為梅九公首題膝齒發日香向海嶼一出小破放橋文

不知池如今幸有黃一擊出頭未一早出小破放橋文

太祖謂一縣令已切官人必野人文公高弟揚方自武寧

勿於黃一義一官人必野人文公高弟揚方自武寧

林下身一毛竹山頭雲兩昏昏靖安橋下小溪渾高破約水

歸田急不管一毛竹山頭雲兩昏昏靖安橋下小溪渾高破約水

誰聲入眼門一毛竹山頭雲兩昏昏靖安橋下小溪渾高破約水

縣丞

貳令之滿益田縣丞斤壁記丞邑佐縣吳孫空為下印

縣丞

迫宰君上子昂韶州九隴縣丞獨孤君碑獨孤君

如州佐司丞為利左一同理六帖一貳

歸於丞如州佐司丞為利左一同理六帖一貳

戰百位八品柳武功縣丞

典知主刑獄通典丞贊府

倉庫時人吏竊曰長官稱成是為長吏

石至二百石刑洗四百俗謂罰官

事以車製龍耳永康更

一使白門下書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引見玄與語大驚

遂請上堂選問極日簡靜居是官邑人宜之

而陳主以擢其斯固亦矣數年登列岳

浴云双陸无休勢余以為仕宦亦无休勢各宜勉之

令出囚唐臨為乃泉丞際有懼囚卜數人會春春時市

負飛令囚皆刑周來召令歸家併與之約令扁繫位高而

所囚等皆感恩義至期畢集請獄由是知名

高韓蓋田縣丞方壁記丞其前鉏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驚行以進平立隗承曰當者亦步筆占位者指道曰吏問
可不河使曰得則退不敗畧省云云丞增曰承承承承承
牙角一蹶故迹破產岸而為文時本南皆能竹十擬嚴立
若相持水鏡一借除鳥斯立扇昂既對問二於論免和余
日我其間有問者漸對曰徐方有公事于姑去論免和余
細與十八年早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余尚在海蓋承丁
安義抗論以身任之徵屢至
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糾職通典一正掌簿一曰帖主書糾察一曰帖主
掌付一符印白帖取樓鳳後云仇覽一名香香香香
事一符印司一樓鳳主簿令王煥謂覽曰王請

闕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鸞之志耶印馬快錄
竟曰鸞不若鸞鳳換謝上積棘非鸞鳳所栖印馬快錄

章元將為郡主簿揚州府曰章主傑才朱光庭方年筆程
詩有長成之風一昂若千里之一傑才明道主郡忠欲令

山甫主武功簿与光庭皆高士數子為除舍設諸庄自効
以才名祿閣中祿為三傑高士數子為除舍設諸庄自効

去又晉主簿王曰一不為移捷患頭少連為登封清移
庄簿札聞來李義阮姓數移捷患頭少連為登封清移

庄簿札聞來李義阮姓數移捷患頭少連為登封清移

蠲水災周憲之主益聚薄邑

薄其密而罰之先生為令蓋與學校朱文公為同安秀多

法民不知愛而一邑大焉取佛首明道為縣後秀多

從之遊又與書以五年而後歸取佛首山僧舍有石佛歲

士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歸取佛首山僧舍有石佛歲

傳其首放光男女象觀先生謂僧曰折鳥竿明道為上元

佛光復見當取其首自是不復此折鳥竿明道為上元

入持羊粘飛鳥取其首自是不復此折鳥竿明道為上元

蓄禽鳥私相語曰此折鳥竿明道為上元

陳古靈先生為浦城簿集冬者教之由是父兄非禮無所

更相糾率曰不可以一千五百簿也此言行錄私謁無所

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若茲有賊類首喪氣立身

矮屋山之氣而拘於下丘若一之使入墜頭不得乃

棄官而養親晉主簿晉書繫茲相溫辟西曹主簿為期密

開元遺事晉主簿晉語曰徒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語

有宰相容其子曰葉主簿一清一也女見之因唱諸部使者

擢于名高士軒文公為向安詩解有戲釣之室為更一七

擢問世文公建陽縣主簿聽記書見民租之版出納之魯

年譜

符檄之要就訟之
成比自辨之治之

縣志

縣志

隱吏

杜甫送裴二作
嘉并主官
即銓注
在廣

前事赤尉三鴻漸白
之安鳳棲月上一
任取茶官
赤尉

三官才望清
仙吏白
命一
召入翰林
白
居易勿謂
蓋屋至尉
要

為御史
李程為
監察尉
告
懸
棒
曹鼎
除
谷
坊
北
尉
尉
造

枚有犯
京師
由是
錄尉
神
儀
姿
尉
朝
奔
妻
子
去
侍
以
為

兼道
心
見
為
自
錄
尉
神
儀
姿
尉
朝
奔
妻
子
去
侍
以
為

詩
皎
々
李
白
贈
殷
璠
立
玉
少
府
台
輔
器
唐
委
師
德
補
工
部
尉

日
君
何
可
以
常
禮
詩
也
琥
材
吏
職
尉
之
名
後
謂
再
斷
决

一
府
其
平
尉
賦
金
敕
詩
孟
郊
調
栗
揚
尉
用
投
金
於
平
炭

坐
水
旁
洲
上
寶
劍
篇
劉
震
字
心
振
初
為
通
泉
尉
武
后
奇
之

獨
賦
詩
案
所
為
文
章
丁
后
覽
深
讚
美

使使

教諭

邑庠漢平帝時郡國曰孝縣道一秩曰校校縣學

教諭

宋慶曆四年詔諸州軍監各令立校官漢任死

主學

宋清會要均奏各推恩出官師資每鄉之內各置一學

仍釋

庠序化邑漢仲舒策設變鄉魯之風文翁為

李師設教

官使弟子治化本原請奏立縣學上曰送官教

授業符來

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巡檢

洪德乞禁或巡尉迎送節警羅胡文恭行

巡檢

一四道之衝羅四封之警擒捕盜賊宋沿巡檢或

界或一州一縣

巡檢掌剪除寇數著幹勳我同警羅能發

訓練甲兵

樹於好狀多一桑殿直桑摩有未安也檢詳蜀中俊併

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夷僕職舉盜夫

斤壁列檢賊捕盜賊則水泉神射何淮為州黃河東

子勇首賊竟來及淮不絕之勇兵馳薄岸外發買朔障有

致輒中着崖石皆沒縱震官蕭大師嘆曰是向巡發射之

馬站

馳傳漢書注單馬謂之驛置郵子孟憲之流行使捉

驛家王郵病謂之驛主郵無京尉民莫陳以

給公馬仕不以太子賓客還鄉故事致掌豪傳周礼行人

乘傳騎驛而使也驛馬不雅駢象傳皆三馬之官

國師掌教圍人卷馬春除辱象駢始有使師掌教一封駱

封尺五木封以師文大夫印其乘傳者五封之兩端各

封央一也駱傳再封之一馬一封如今驛馬創四馬

傳漢書古者以車爲馬乘謂京師謂之深車後又晉書馬
爲乘之謂之驛馬凡一高足爲置一中足爲馳傳下足
傳郵驛傳傳皆傳車驛馬名

船站

宜發幾舟晉中興書陸勅召拜爲民尚書拜應召
也臨發載被裝而巳餘皆封還官萬斛能送周

車站

令州闕君看六月何天進也
駕清勸以車而謂性車迎
招左傳翹以車輪召補武帝安車侯車侯在宮不

驛站

笥輿驛驛出漢書
藍輿度又文公與陸子靜詩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四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唐集卷之十五

吏道門

事類

起刀筆

劉勰集云云蕭何曹參皆一秦一吏

吏

學法令

史記李斯曰若汝有一一以吏為師

以父母善

漢何傳一一佳金為文吏而不刻書也數以吏事

以吏幹稱

唐書魏少濟一一進能言強國言異姓

十五為小吏

本傳力石君石書其父道人也於一一徒溫高祖親

發其德教

向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教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

曰願死力高祖以書為中道受書請後

官至大中大夫

學律令喜為吏本傳王用溫舒陽陵人少時理為

者後為丞相

數發數為吏而試長

街寔成疾

以治獄在廷

野吏事張湯官
任御史至中尉
刀筆吏遷御史
本傳在東晉田平人以其家世

儒學
小傳左大中
以能權受殿中侍御史

辟為相府掾
本傳晉劉頌少能辨物理
補尚書都令史

省

晉書虞翻從父之官
都察孝廉除郎中

為臺事
本傳數年為人短陋
無所容然好讀書

臺

除御史掾
職延年事見路吏少
李法律注

部

嘗為部吏表法不淫
書祭博領山氣傷人少好經書

下史從軍河北為軍市令
合中兒犯法格殺之光武
是徵

累任補倉部令史
晉書
字令胤少有幹能以

路吏

路吏

好學明經漢王吉字子陽其弟王吉人少

明經為郡吏本傳孝廉以王國人不符伯倫補吏

官延至光祿大夫廉勃勃本傳伯倫補吏

下士各爭茂才平精功稍遷被陽令新濟南

為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太守本傳陳力年字勿公而郡南

策之由是大化巴蜀少學法律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文推文前之化也少學法律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策之由是大化巴蜀少學法律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剛御史以吏舉康本傳與年東海下邳人其父

欺誦无狀願勿受其賜太守飲谷而止燕能得良為引曹

政教大行傳劉平楚都彭元上持為郎吏守節立長

一郡其能更治時天下亂平與母俱避野澤中別出求食逢

一郡其能更治時天下亂平與母俱避野澤中別出求食逢

訖因白曰屬去賊別義不可做遂詣賊哀而遣之平遂既食母

攻陵郡守孫萌平時憂為郡吏昌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因發

不知所為也勿殺遂解去後奉孝懸官至待中 有氣决為郡

吏本傳朱雁南陽宛人家出衣冠早孤厚贈送其家人或議

為昨曰前院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前命誠恐以財貨汚君

至尚書令為郡吏謁光武本傳張禹趙國人也族妹為皇祖

拜今得我大勇乎因與北到家世衣冠本傳郭躬穎川陽翟

高勇以為元氏令任太守本傳郭躬穎川陽翟父弘晉小

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後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

吏辟公府蓋固擊匈奴奏彭專請誅之是斥引公燾朝且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

入試之者皆然周奏躬耕曰於法制得斯之帝曰軍征校尉諸
統於營彭虎牙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力辨之卒於躬後信
至廷

尉 十二為郡吏 本傳揚終成郡人 秋故詣南臺拜校書郎
後拜

郎中十九為郡吏 本傳王允大原人出仕州郡為冠蓋同儕
佐才也 與定交年 時小黃門晉陽道韋貪黃牧

恣為一時巨患允討捕殺之辟為別駕從事官至尚書令 執
法廉平 本傳壁所聘郡姑幕人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贖九

乃 不交德黨 將軍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後江州陽太守

聲 書飛光身長八尺 京師稱之從歸為郡吏 明眉目美音

給事侯家 侯雁中播向東平鳴人以魯吏 平陽

賜生光因絕不相聞既壯大勉自知父為中書會為

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虞更也中書中

拜請將軍心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

田宅奴如而去後換 少為縣吏 本傳為成南陽扶鳩人

光為博陸侯 少為縣吏 本傳為成南陽扶鳩人

光為博陸侯 少為縣吏 本傳為成南陽扶鳩人



集錄謝守鄭令及世祖討何北成并官步負追及於陳見康

本傳鄭均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元為刺史受其賈均數

為吏坐贓終身前弃一感其言遂去州郡薛乃公車特徵丘尚書

以病乞骸骨勅賜尚書厚為鄉里所愛

書時人号白衣尚書忠厚為鄉里所愛

初為即器夫都察使侯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詳明令解衣

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兒長者乃救全之此

因率童焉從陽為安梓象拜編將給事斯役人出於單微血為

軍與出祖級尋昌後封湖陵侯

史童余在戲弄為等所屬少作路使常

制史佐而有志存孝少立誦論縣令節都試与語奇之聽受業

大孝後今復召為吏乃辭歸陽城中時有殺人者同路遇更

以疑寔路隊康致驚无是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計許令

禮召湯吏處近操為報歸本傳魏剛會者上雲父少為縣吏兒

聞者皆歎伏操為報歸本傳魏剛會者上雲父少為縣吏兒

又諸大孝受五經并彭城令官至尚書四十召補吏陳留孝

城人少為書生得默御里无知者年一以累，誤為補亭長

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承為被留家有數農事悅里乃令

子弟群居就讀番孝貴則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

助喪事賑恤窮秀普年大化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独志母居



侯少為獄吏

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而母請寬告元不孝請後子曰吾近日過舍以洛洛傾耕芸以時
此非惡人當時教化未及至耳母守節養親苦身於老柰何
家於其朝政致子以不義乎出聞感海岱位而去竟乃親到元
以幹用其母書借碧有局量一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
也願有積言於武帝帝怒被升州官至安東特車武力過人
昌為平氏縣人於武帝帝怒被升州官至安東特車武力過人
使事州里困於無津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危產常習厨食
故事州里困於無津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危產常習厨食
晉本傳光悅字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便既客冒寒
目體凍盡置爾今之在使餅衣矣之一中令嚴大寒將加
嚴對曰家貧衣單沾濕无可代若不暫溫勢必使死柰何措
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尔也故得而不疑今苛而釋

有志尚記室少以忠謹情前遂為元帝所拔入令被
晉本傳光悅字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便既客冒寒
目體凍盡置爾今之在使餅衣矣之一中令嚴大寒將加
嚴對曰家貧衣單沾濕无可代若不暫溫勢必使死柰何措
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尔也故得而不疑今苛而釋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侯少為獄吏呂后遇之不謹任赦察善高祖怒擊傷

主曰后吏及高祖起放以學律令本傳路溫舒字季直涿鹿

客從為御史後封侯何侯獄小吏因一齊為獄吏縣中疑

為獄編用寫書不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一齊為獄吏縣中疑

事皆謂焉太守行跡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受春秋大義馬山

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史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

獄請溫舒署奏曾掾守廷尉史後遷臨淮太守

公孫以薛川薛人一時有罪免家貧技求海上年四十余

客春秋難說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季士時以年六十徵為博士

推召弘後出策第一拜為博士後官至丞相封平洋侯丞相封

侯自遂使書獄獲盜肉父怒答湯湯重得罪及餘肉勿屬

治傳爰書訊韓論報父犯文符如若試吏大驚

侯大與湖交周陽侯為諸卿嘗與張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大府調茂陵尉武安侯為丞相薦兩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

深竟黨與上以為能于太抱具獄哭於府

中大夫官至御史大夫

為生立祠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无子養姑甚謹姑欲

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其无子養姑甚謹姑欲

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婦詳不殺姑吏執治孝婦自認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

如千余年以孝聞必不數也太守不折于公中之非能得乃

其守空下益其故于公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斬之答在昆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然郡中以
此大赦重于公定國少孝法於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吏郡決
曹補廷尉史累官少為獄吏本傳定東海郡人廷尉蓋
至丞相封西平侯少為獄吏左都御史後以大同樓斗食局
察廉不其丞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不樂吏職本
信入守左馮翊後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
王霸領川蜀陽人世好文其父為郡太守曹家亦少為獄吏昔
廉頗一父奇之遣西李長安侯文起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客上謂曰將軍與義女為不日知量會聚威德應充行伍遂從
破下王邑於昆陽還休知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滎陽
陽及光武為大司馬少霸為功曹令史仕光武後封淮陽侯
習文法本傳尹翁歸少孤與李父俱為獄吏光武後封淮陽侯
六十人延年規強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開數十人收利
昂傲不延年曰何傷舉召上許問甚奇其對徐備
卒史便從滎陽府案爭殺發發窮竟事請延年以重之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五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六

集

仕進門

保舉

附

辛規
自陳

安

保舉

保任薛謙光疏法所舉口論活尔所尔
善相夫二人以推賢記儒行有內於不

龍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焉後又逆辛

也山公啓山濟典選一官缺評啓數人甄步古靈薦草陳

字述古號光下三生三章夾袋門呂象正為相一中有

其有何人才疏之必分材館錄賈允文為相展曲中有

後晉元祐用一言取人後自然堂下一而善叔向下

晉蔡克夫仕河內山簡

若不言為失子矣以書示

舉崇禎之士趙文子所於晉

薦白屋之士韓子趙武

六十九家與莊推轂

同崇禎門下各至

無貴賤無畱門下每朝

上問未嘗不言天下士

其言誰誰也

此翁然牀編為舉賢於已者

天下之名士亦以此

拔十得五蜀虎統七元

為郡外尊所推林多

近出教不進不休謂之曰

宰相才仁傑曰必欲卓

東之

舉親

與代縣魏子謂成博曰吾人也
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與之
王克裔洗有天下其兄弟之國
此言舉親也薦兄子前堅趙趙
同四十八人而以其一

薦至相材呂蒙止事以表弟及弟居首
焉數十人而以其一內舉果得人
羽後林賊武后曰和議者不謂私
矣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毛遂自贊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平原君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謂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自陳 於平原君曰願備食而行
衣中乃脫頭而自隗始庶昭王
去豈待未見自隗始庶昭王謂
事之謂曰王必自隗始庶昭王
欲致士先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萬言直主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金復可此自舉東方朔上書詞
我且為民

益

益

為親仕

仕

入官

書李古

試吏

高紀及

千祿

六帖

及

筮仕

左傳

於晉

登仕

版

禮

士

掌

卿大夫

上

巨子

之

數

以

德

入

仕途

駑駘

就

執

路

通

金

蘭

籍

李太白詩云

杜詩

以

刑

放

逐

疾

通

金

蘭

唐張錫

益

下

益

小

益

博

者

晏子

當慎

當勤

當清

晉李康

兄

司馬

官

王

曰昔

此

一行

作

吏

心

恐

樂

夜

與

矣

日

三

者

象

台

也

能

生

安

但

笑

人

助

其

出

仕

青

相

韋

元

成

傳

匡

衡

之

同

不

出

及

安

城

也

詩

十

年

為親

不擇祿子路曰家貧親老
許君佐母老求為知院官人
養及
親六帖孝乃行先祿曰見
就孝廉之舉
卒章曰魚則如致父母孔
迹慨然而款

被召

被召

節多周禮君召以三節一
召人以愛絕人趣嚴詔
命召論活君矣回輦趣
程伯淳詩云
以央反央以
時同赴
教
舍人趣裝
武帝詔有明當世之務
四年梁山崩晉疾天子有詔
以伯宗問焉

朝京

天子有詔
安車迎

朝宗

觀光易國之木職孟子諸侯朝入觀詩云以
于王朝王所左傳者造京師上兮亦筑日而西

飛翼天衢

振衣雲關造朝宗觀遇禮春見日夏

日冬見

長樂鍾林下今日初朝宗長安花春風得意

馬蹄疾一日

九天宮闕五臺詩西望早看洛

陽花溫公和君錫探春詩

天上詩

賜對

暮見朝見晉錫馬卦書日三接乾飛龍

賜對

天判見大人昕夕大辨涉赤墀登書乃乾飛龍

待金馬東方朔

紫宸致敬分祀於石之陛

周之路

負蘇依大朝命諸侯王位設觀詩國

前南向

硯中龍影中壁門孤稜班固西都

右玉几

龍影蘇動龍中壁門孤稜班固西都

之明辨上徵誼入見賈道為長沙王傳載徐文帝恩誥

而酒相見之晚謂曰公幸何在何對金盃殿

季白召召見延英陳博等居華山太宗御座引儀杜詩

昭容茶油垂雙轡待漏排闥闔白詩御座引儀杜詩

份身惹御爐香晉至詩佩劍聲隨玉一朵紅雲捧玉皇詩

受恩命



綸言記王言如流汗號易漢堯言前夏侯勝傳



漢制文冊章命書天命有德紫泥封堯官儀天子



至書增扶鳩金章命書天命有德紫泥封堯官儀天子



黃麻以六經內制唐宗別置李白麻相用鳳詔



除書到門韋應物始除尚書郎詩鳳鳴禁表



泥書出紫除書到門韋應物始除尚書郎詩鳳鳴禁表

遷注

部

部

省差

遷注

登庸

書曰若村顯遂書良忠

除故官百官自義

而卒曰

新官也

越清級南史亦有少員

按不次記制有

次見

以示羣臣

取不拘陸贄傳吏主

加二階唐禘思

夜召

進五品

唐狀南仲代宗

二暮宰相唐飛鸞起布

一日九遷

車千段傳

歲中起遷賈誼文帝召為侍

士趙好至大夫

歲中三遷

蕭望之

歲中四遷發狂父慙胡奏

每遷有光分

部

銓選

唐百官志吏部尚書掌文選

下之才以考其流故為之法

省

堂除

續事始舊制內外官皆授於吏部

隋五品已

差

謂之

中書以功除官

後下制官肅宗復命

劉差

隨裸至殿一仕女亦隨之也

捧檄毛義字少常應奉此物之坐定符

之任

往戌齊管外父戌葵趣裝於何龍曹參令舍

之任

轄左哀十二年親導母輿催卻為太常卿自控

妻驢符億与李封合皆商李授及社等趙官賜辦裝錢

手持書寫刘平賜治裝送百官志客曹郎遷縣令詔

禮上

視篆分祀節良觀察技視事下車李白為馬昌昇

禮上

新說來何暮廉范為蜀守民歌初至承前季重

到元城令与魏太子灾星去後福星來推山錄

號云為振士民酒慶

考廛

考滿

及代同前之任終更限會宗報政史記伯俞

二年注政成禮參互政月成歲會政成受代姚崇

後一政成政月成歲會政成受代日民吏立

在慶成之調考績為最路恭連旋一縣所去民見思循

吏傳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循

留鞭載難攀棘棘卧轍等字及請留李允則乞

復取君鄧侯挽不來等事並各見郡守縣令事類

告新令尹海後班起為都委任尚代之尚尾貂

晉士倫與位女卒斯及劉畢滿後碎骨齒齒與孫日

歸人為之該日躬不足拘尾續後碎骨齒齒與孫日

日之法之虎之在後習蕭規曹隋所變更○楊雄傳

交代

交代

留鞭

晉士倫與位女卒斯及劉畢滿後碎骨齒齒與孫日

歸人為之該日躬不足拘尾續後碎骨齒齒與孫日

日之法之虎之在後習蕭規曹隋所變更楊雄傳

若太山以實授政難子聖授政於子大哉曰子必為政以
嚴維政君性嚴察政不得不和尚臣數年四域反果亦起
所交承有兄弟之義章家訓同僚之契一之分

權攝

權攝
兼職六帖攝政左傳夫子為魯司寇攝官論語
不供二職左傳南侯使祝佗曰臣率日職兼二事
左傳亦謂令尹司馬也士會攝右左傳晉文城濮之役何為
攝帝曰李巨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

兩易

兩易

以柳易播柳宗元柳州劉禹錫貶州宗元曰
草表請吾於禹錫為執友人忍見其若是因即

自汝移揚柳宗元揚州都督二十四橋月夜得

西胡十頃狀後東坡復自改移揚州作詩
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致樂風
高眺鎮蜀知胡廷改移頭風筆詩云夜
宮西信任往來風流絲以曲終腰折又改
風吹別調中說

同官

同僚

追馬

左傳先蔑使秦荀林父共政書云我二人
也王介甫次公論意昔同八一疏約乘

同官

馬章應揚詩云忽聚南昌令望壘迎冠賈極歡守費後部將
羽人拘我之復曰今見拘必手李郭相勉郭分賜李源都
將會召庭淮汾陽半兵東出同官代賤居資參為萬年弱
趙魏及別洗手拘勉以忠義同官代賤同舍當夕直參為
代之會失囚參曰老韓同傳三司徐孝嗣與儉曰今日何
我當坐遂被賤老韓同傳三司徐孝嗣與儉曰今日何
謂連璧儉曰不意老韓同傳三司徐孝嗣與儉曰今日何
子乃古澤非同傳老韓同傳三司徐孝嗣與儉曰今日何
以分誇

竟服

章服

命德書天一有一待功韓哀有降口良及
 五服五章待功韓哀有降口良及
 金紫對中賜一奏紉與通
 和一年中書門下奏官至持尚奏紫門上太和二年中書
 史上先賜外經三周馬沙白集彩綉袍以一折織一鶻草白
 中丞先賜外經三周馬沙白集彩綉袍以一折織一鶻草白
 年上者兼詩一馬沙白集彩綉袍以一折織一鶻草白
 易裝常持賜一街賜一織袍袋詩一服黃服紫服紉品唐初
 魚綴白金隨步翟一街賜一織袍袋詩一服黃服紫服紉品唐初
 舊一止一紫正觀四年因馬周建白滿認三品以上一
 四品五品以上一六品之品以綠八品九品青永徽三
 年京官文武武四品紫紫之章制班一一一
 品五品並給魚袋紫之章制班一一一

承襲

承襲

承襲

賞延書禹稷罰弗爵及封一誓國以父任前安
 世以一明隆北史一延慶送一八將紹封馬吳
 以郎明隆北史一延慶送一八將紹封馬吳
 為郎明隆北史一延慶送一八將紹封馬吳
 后李裕元和相李吉甫子卓奉有
 以陰補官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一一

護官

護官

讓官

自美事

讓官齊謝眺遷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頗以
 之辭位左傅齊疾使敬冲為脚一日書放之讓

刊述每受職不為廢察其辭必於不受及為尚
 書卿故事高蓋王坦之曰一一一一一一迷不終

殺馬

去官

殺馬俊周釋傳馬良年一干為尉奉檢書迎魯郵
 年乃還交魚梁及發不供李士我術史彈劾發日

詩碧山亭投簪卽拜章工表乞為道士蒙鄉詔賜監湖一

西一豈不惜各達其力高尚心遂中得祕拂衣而去

要方外豈不惜各達其力高尚心遂中得祕拂衣而去
 已竟見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身

致仕

致仕

請老左傳和笑一引年卷九三王致政王制七十
 七十而致仕也引年卷九三王致政王制七十
 致仕而秘駕更保緊實挂冠神武門胸張解冠東

都門一供帳都門一流寓與完之受乞勝清故角中

東洛一解組公庭一受對文忠公政在表作脫

簪公府一表一結香山社一白眉別次刊部尚書致

作休休亭一司空對對不出一量才一系安車一醉

德一以爲一去來平地作神仙一公詩好

夫一天辭將相一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六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七

寒集

深官職門

文類

書

仕途之滌去人亦過以史記彷彿抄未嘗便詞後注
者近代辨強之也衣冠猶以史記為光緒到次之
其史記亦指古直信或論出或論時子出於表接
為示裨益先方者云邊或其詞康之翻字尚附之云

輿中書耶律

元遺山

門下士太原元其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
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大造草昧之
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者定制度者本末次序
直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又為甚重故

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何房
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
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
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
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
之講習二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憲章必得枚補豫章卽自
硯石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巨豆之用
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楹榭楹榭難棟榭難出於榆柳槐栢可以
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
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楊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潯人王賈
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徵楊煥然李廷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李維
固安李天寶沛縣劉汝震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繼
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建李謙益致君張貴

卿高鳴子津李尉直定李台相人胡德珪易州牧魏李微
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州之燕人曹思一上
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曹庭揚揚州南桂仁徐洛
水張仲經震卿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鼎陽道維道汝南揚
泗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瀾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
人雖其家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
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後亂以來四
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饑
造物者望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
力使脫指使之辱負奔走之役喪養之分處之宰館之奉不必
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於家固
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自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
孔樂紀綱各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房魏安社姚
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何以立言何以立節不能

泯泯默默以復管未同樹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
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得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引
手之勞固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僉獻不勝惶恐之至再拜

上宰相

劉夢吉辭脩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劾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
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
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
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
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雖勢之必然亘萬古
而不可易而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
年未嘗効天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踵至因
尚敢優養不出於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
得罪於聖明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
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尚有一日之雅者不

知因之此心也。但或有得之傳誦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以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佳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二二言之向者。先儒是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孝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音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黨。悔者耶。况加以不少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持非。因妻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貽癘。瘞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精。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前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其中。以特盡遺人之際。未免感傷。用長病勢。益轉致食糧減至二十一日。

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遽而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切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一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疾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季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陳遠微賤之臣與惟懷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勉之事惟閣下始為成就之再拜

與子壽父之二執事

許齊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其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匾與老妻稚子鳴丹耕鋤間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且西去上龍不遠尤為快便日夜

思此至孰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作之乘
墉豈唯取謗怒於天下彼挾弓養交會圍至於其生之不能保
將爰之實毫身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擬其家略察是以不
避世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設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
降附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
君子還王府矣有解擇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固人之所爰
然鶴之乘軒作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
之爲愈也亂後雖守小垵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土庶覆
前日之非何意虛聲長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登者身願爲意

上程雪樓御史

謝疊山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材得稽顙再拜奉書雪樓御史中丞相
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斷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
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遺于天不勤斲
命而奪其所持以爲命先此以今在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

寢其自今無恙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其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後之而後痛楚不能楚其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士貧不能祀葬吉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孝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沾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石有願應詔者以資駭草遣乘傳上京師○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又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衝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禮焉禮也禮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

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
制因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
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宸厓服而獲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
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忠者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
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
不孝莫大焉○○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
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
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戒私明達洽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
足當此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前
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
言之此執事所孰聞亦執事所願孝今天下果有人物髮髯孔
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
烈者未全六經之道又激者未昌道八紘羅六合以乘才老耆

法而不可用社稷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待姑蘇
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无思拊髀可无歎野史記之曰甚
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
豈不自知其自不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
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
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
之必不以不祥姓名濫號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
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虽不來太孝詩問闔而
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
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
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
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礼法矣賈似道
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節閫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
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事信斗符穿箭之徒鑽刺起復

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
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陣之明賊爭忠臣誦事必識大体
君子取人先論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
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特智者而知之矣爲
父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傳曰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
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江
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旣以謝門牆惟服色屢慘不可以謁達
庸人敢以書白于特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古人乎人無所不全惟天不可欺
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
降其稽顙再拜

上丞相劉忠齋書

愚山

七月吉日門生魏廷謝枋得謹齋沐獻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

獻于內相尚書太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陸天下之仁人能
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
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其自壬戌以後小夫卒牘
不全門墻者一十七年孰不以為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愛我也全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
而不言則非所以辭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罄言之君子之所
為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知伊尹者能之
伯夷抑下惠不能也佛貽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
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
能某自知其必不能矣。○本無滅宋之心郭奉使將命來南
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
以對越上帝費以道抗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
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无一人敢言其非其連禍結
亡在旦夕滿朝无一人敢言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

又然於下國城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為之人豈能救之哉。○
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
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
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
年為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耐素志矣奔馳四千
里如大都拜見。○豈為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
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其知之天地鬼神知之
十五曆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
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其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
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尚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
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
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
三子之正論武王太子誦誓無所容息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敷之

後遂与周並立使三監准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焉上公也多士
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
不平之氣曰商玉曰有殷多士曰殷甫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
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
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
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毀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至今讀
者猶則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弃忠立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
者楚人乃矜之如然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捲二於穰君者推一心扶老携幼肥
潤桃源後六百年地亦尚不与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
括豪毅之智勇豈不能盡抗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
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於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蒸檜議狀為之動心變色亟思一策剋之爾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釋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投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慙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声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宰夫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然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亨道

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愈矣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廩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其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以正當人於今日尤難其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竇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自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采入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雜招其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憊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二矣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幸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勸令福建有官不任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果哉大抵朝廷一苗求賢不過為庸人貪酷使

開一番騙局。越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首錄司備。恭
政管公將降。旨根尋。奸人不覲。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其矣。某
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二。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癯。在淺土
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太葬妻子。孀婢以其連累。死於獄者。四人
奇。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首五人。体
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
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
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
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擢重兵。當一面矣。胸通對高祖。
曰彼特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
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戰耳。項氏臣可得而盡
誅邪。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
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
朝帥臣監司。寄居長真路。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可申編

附人戶即無其姓各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箇
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
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其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
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
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食糲於○○之土地乎○○之赦
其憂矣其受○○之恩亦厚矣若效管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
可今既為○○之海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馮之以為馬呼
我為牛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項者亦可呼我為
大元海濱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項民者亦可呼我為○○免
民者亦可為輪為雖与化往來虫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念官
爵昧於一行縱○○仁恻天涵地容哀矜孤臣不忍加戮其有
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其受太母之恩亦厚矣
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
三執政之謀繫祖宗二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

与封疆之臣議可不君臣之義亦太削矣三傳止此乃自大都
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
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辭臣以罷兵耳
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
人君自盡為君之仁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
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而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
取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
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
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求文字生
前致仕制籍為民隱逃山林如殷之甫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
矣此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
日有何面目捧麥飯西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今朝
廷欲根尋好人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巽先生若
以二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於江

准行直恭政官公願移闕諸道路縣及道經司不得縱容南人
貪酷吏密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与太平
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称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
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
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墮其說曰慷慨
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赤可以察其之心矣王冒鈞敵不勝
恐懼戰慄之至

上福建直官陳言論名諱書

雷國英

其伏攷前史漢之武帝名徹乃改徹侯爲通侯光武名秀乃改
秀才爲茂才唐之太宗名世民二名不連稱至如大臣蕭何鄭
子儀等賡拜不称名由此觀之臣有功於社稷天子猶不斥其
名而庶人豈敢称天子之名哉恭惟

聖明奄有四海統一乃邦國土姓氏各有本宗切見隨處諸
大小人等往往多作色目名字其間與

御名相犯者良多有之似此般混冒所未安如更司信同名而能知避况臣之於君其敢知而犯之乎所切諸人速宜更察如其所言可采伏乞鈞裁

上馬簽事乞奏鑄錢書

文少斐

其山林窳人杜門讀書自分老死不復作富世意竊念聖朝寬大許人以言相公以中原文獻之傳存耳目之寄四方羽書雖至微至隱皆得奏聞有懷不吐是負所幸其惟○○誕受大命作君万邦日月所照霜露所蒙無尺寸不入版圖無一民不為臣妾足以合天下之大勢大綱小紀詳法略則一本諸古先聖人之制而以忘孝悌但之意行之足以立天下之大法今行禁止如鴛鴦風鞭笞伸縮運掉如臂使指四方万里之遠如在戶庭之內鑿嚮拱手而聽命足以收天下之大權凡歷代帝王之所不能為者盡為之歷代帝王之所不能臣者盡臣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書生愚陋獨以為天下之大利猶有

未盡者今日之錢未鑄是也不鑄今日之錢無以爲萬代之
室鎮無以處天下之銅鐵夫銅鐵者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以世
國家之調度以通生民之日用歷代所不廢者也而今也使之
不得以盡其材是徧天地生物之心虧國家生民之利豈非今
日當重鑄行第一事乎自禹鑄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金以爲
幣而錢之源自此始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流自此行更
周漢晉魏以及隋唐之出一代必有一代之錢曰三銖曰四銖
曰五銖曰直百曰當千曰赤側曰鵝眼曰開元其銖兩不等其
爲文不同其治鑄之所不一如漢五銖唐開元最得法度之中
後世往往有視之以爲則者上下二千餘年錢之流在充積於
穹壤之間者不知其幾千鉅萬國家省其用生民蒙其便其所
由來遠矣惟漢之真鳥置泉銅妨農宜罷鑄錢之官盡用布
帛及合議者以其父身非錢不便谷不可繼布帛不可尺寸裂
禹議遂使魏文帝黃初二年罷錢以谷爲市其後之間交易

用濕谷薄絹作錢莫利公私苦之。聖朝大議以爲鑄錢可以豐國足民。明帝大和元年，令更鑄五銖錢。錢至，費用之不聞有所改創。由是言之，錢不可一日不鑄也。今國家所以倚爲公私之貨，曰交鈔而已。鈔之爲宝，歛之懷袖，篋笥之中，不盈把而爲貴。數伯固甚爲居民行旅之便，然自混一以來，封疆廣莫，猶有鈔所未遍之處。大抵江北多而江南少，城市多而鄉村少。大鈔易得，小鈔難得。民有持成貫之鈔入市，求數伯之物者，實者不能使大鈔之分賣者，不得小鈔以貼之，兩不相成而俱罷者，有矣。至於窮鄉之民，得一鈔則十鑿而珍藏之，不敢輕用，留備不時之需。大率百用皆仰給於公曹，年終歲終，粒米狼戾，彼此亦通固不能其爲之損設。遇凶荒，食自不足，又紛紛以粟交易，粟旣耗折，則富者乘時閉糶，以規厚利。貧者無物以易鈔，又無鈔以易粟，其勢必至拱坐待死而不救。此其法宜有錢以通之也。錢之爲用，自一至十伯，以至於千方，隨取而足，交鈔所以準錢也。鈔

之文筆錢鈔之價亦準錢則朝廷未嘗不尚錢也特未鑄錢耳
書生切謂朝廷宜藉四方銅鐵所鑄之地多立錢監精選歷練
明達之人求其要分任其職如一文如當二當伯之類隨
宜區處嚴立課程廣爲冶鑄不出二年之間新錢流布鈔通
行大小多寡惟其所用曰公曰私曰居人曰行旅各得其利此
誠國家生靈之一大利也書生去天方里欲告無措欲使繳奏
天朝以備采擇愴愚言可用天下同被其利枯朽微生得爲天
下之幸若是足矣干冒威嚴罪萬方死

上王待制書

朱晦庵

其窮君晚矣無所肖以往時季未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
家所持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厚
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復理者无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
之士有聲名而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入
爲歎及其人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拳冀用不少

衰也聞其進爲世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退則私以爲憂
及乎要其所就而觀之則終始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
言論風旨卒无可稱功名事業卒无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
矜然自歎知天下所謂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爲知天下之
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
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切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
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平昔
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体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
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然者則既有所
不暇矣當是之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
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
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其在館閣時所奏
事讀之已而得其其在史館在臺院在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
而又得所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

觀其立言措意上自秦對陳說下逮燕英從容靈光一言一字
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失榮辱死生之變
一无所入其中適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
古人頌廉儒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
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
日失望於諸公者自慙而无復此意是以一噓而發也於是
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旣
臨近甸而某之里閭交朋有得在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
得資大夫而事之而自傷无狀不得從賓客更民之後以望大
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為緣与其向來无窮鄙妄之言皆得
徹聞於親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弃狂僭為可罪而辱柱手
書以批宋侯盛有所執道切惟明公之心豈非以世環道微遺
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无所忌憚余俗隘之思有以障其橫迹
者是以有取於賤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差而借之辭也

邪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禁之愚未有以稱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休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者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无所俟於勉強然以其之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无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哉其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居精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曰博學崇禮蓋不如是則其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二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倨有道足以與无道足以容而无一偏之弊也甚區二以此深

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指而所謂
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任易無取明公其必
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襄成都在公全活闈途亦切計有是樂者
比來以時通問不字此公涵養渾厚寬靜有容使當大用必有
動声色而內外密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類之
至其必有以先矣某其萌養親足以自遣昨曾一至湘浙少資
友朋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
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勸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
其拳拳之懷伏惟照察

回家本仲書

某曠不嗣音二見黃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
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踪曠雪中松柏愈久而愈耐者况諸季
精深出語涉沛書囊置一終日不能休浪之所謂吾行天下得

此於人蓋少矣內而望吏筵外而都漢郎皆分志慮得者但出
途適及賢路荆棘或者猶以稱恙為辭豈知司馬溫公不以甚
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少老病而死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
衰憊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
況本仲歲月未遠精神尚強而无有枕之推之者知其賢而不
与立豈非在位者之責邪某一擢四年更不復出仕獨是道不
加修而老色日上向回思向來講學只是半間半席元未箇半
实处今只欲耐心攻苦了數卷殘書与村秀才子弟輩尋行教墨
畢此一生涯耳

回家本仲書

某嘗別酒於金泉路五霜矣因夜更爛講學談經瑩然金玉之
相錫如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以書訪問死生
而嘉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脉未嘗間斷天清龍臺
之道夜下鵝頭之晝有來蜀珍以詩國脉本仲又倫魁之望上

年之英積年名聲博此一乃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益
既下世亦裔繼設設孤立於藝女之盛年與世接切思示產若
惟葉六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與求為精義至當人婦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今刘已如京師則一賢歲晚亦須
出峽使理行在耐此延望可也恭伯抚幾久不相聞問一鷹而
三尼豈非數邪季未第聞岳得數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惜
潤耳發齒兩暗布此崖畧頌言為天下之寶珍也

回陳和仲書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剡間今若花又霜矣諸賢去國士氣
猶與孤標峭直澗然如寒澗松誰得以良貴危言變論毅然如
指佞草誰得以和仲志正氣一亭之然如直率木誰得以景仁
每恨氣稟差弱季力不充未能即去以追高賢之躅於離羅所
謂萎蕤化而為蓋蘭萎而不芳者則深耻之也其登朝亦載
輪對者二上封事者一每當應對必自盟其心不敢出一詞謹

悅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爲首場機會之說次陳州縣禍變之源
兩僉黃又兄一事高文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
子靜得此詩論第一等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審和中文以爲如
何召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間耐久之交必經行洽下幸暖熱
之欲言如海書非及言之器所異以天下之寶爲天下愛惜

回劉時可書

其浩別半儀觀不計月一自振旆登朝臣去天不尺五日聞
鳳鸞之味籃得奏疏觀之則益乎仁義之對而敵側愛
君愛國之忠也近傳黃紙除書人皆以苦省郎賀時可道酌冲
澹神峰峻峭蕙蓬萊而不即此風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
嶽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人古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
不某一擯四年翳然林水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
於得時而難於歲月之暇胡文定公麻官四十年及第不登六
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

得此歲月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武考第過於先民而
空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愆又清又則
將恐有初平无及之嘆矣某粗有著述一二未驗彙四方朋友
來討斐記者却俟得墨本拜呈欲言如海更冀以天下之寶爲
天下珍處

興游賞無子明

寶大師

某頓首拜拜其閣下辰下庚伏諒惟聽政之餘只候動定百于
里其福則者多承眷顧感佩之弊家在彼又不爲無倚也其
諸况不足煩閣下道比由叅會先此奉聞伏冀爲國爲民珍重
不宣

其願道拜拜其閣下別後徒增悵惘憂者車從留此未獲敷曲
請教封誠之注先謹書謝聞邢州任縣地相公略與料理張安
撫者府中舊人也其宋必喋々想高明亦有眷顧焉辰下暑炎
比由良晤更此奉知伏乞以斷民爲慶不宣

與劉大保

馮內翰

某頓首再拜仲晦國師上人昔嘗奉閣下舉荷提誨感佩
今欲拜見王府業已行矣以久不見閣下渴心摧折庶此行敢
陳卑懇不意事懷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謹遣行人以代
面酬即此言者謹具別幅靜中希一電隔更望回賜片言一啟
當有幸甚身滯心馳不勝傾禱之至時秋尚暑千萬以軍國自
重不宣

與史丞相

楊西菴

某呈丞相大恩府閣下即日炎暑伏惟鈞候福履景茂某朴鹵
無異能解幸在相公門下承相公前拂日又故得錄至此然
循己自首於利物及人終無銖兩之功慚慚二日者又值旱
曠爲災重爲百姓憂坐聽嗷二無術可救某之得罪固不敢逃
果得罪之後疲民粗有分解亦所甘心方是思恐之時不於仁
人長者盡力哀請將何所仰乎萬望相公哀憐之倘乘便以聞

今歲賦調之中量加減免是一郡生死而肉骨也於相公之德
想必有焚香禱禱神以報萬分之一者冒瀆之辭出於迫急惶
惶恐三惟相公情恕未涯疑侍尚為天下國家自重區三至祝
不既

与游宣抚

無名氏

某頓首拜聞其閣下自開平一別倏忽許時梅邊之心雖造次
蕪沛未嘗忘也正念間書郵至開緘重讀其文詞婉麗皆自肺
腑中流出凜然如對之骨談笑忻慰忻慰就審閣下已達大名
特進崇階復字舊郡計流風善政宛然猶在式副士民之望也
相去數舍每各教字以相濡染來人回謹付片楮以代面敷兼
謝比緣良晤更祈相時自愛重不宣

某頓首其閣下即及溽暑恭惟鈞候起居多福茲者聆聞光采
宸恩超領峻職榮授虎符甚愜輿望無便趨慶益增懷想負罪
今專人持狀奉賀以代面恭比之參會切冀順時以功名自重

不宣

與張可與郎中

王子初

某頓首古人有真率會前日農圃之飲可以當之用遠東韻呈
同座諸老一笑云夙駕從近郊草露晞已白雞鳴達京闕寒月
照行色瀛洲謁佳士此際來擊盞相逢金闥彥野飲信酣適農
家場圃寬綴弁俄密羣爭持無筭爵每辨不速客有醴雜市沽
去聲詎假烹懸特謹謹破寒律和氣回黍甯醉倒忘登車真游
本無跡自笑不宣

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書卷之十七

庚集